四書輯釋

論語卷之六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胡氏曰此篇前一半与上篇大意同而八佾語論禮樂成與為政末相似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待以竹簡之繁然盡[illegible]然禾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illegible]日前十三章与上篇通論古今人物內十一章孔門弟子二章列同人夫後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禮大學知行之序斯道指此而言中庸之德至善所止也如之好之樂之則此章也內夫子出題一章變魯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illegible]

南面者人君聽治(去聲)之位(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以体天地陰陽之嚮背南面嚮明也天子諸侯之通稱)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或問寬洪簡重以前篇不佞之言此章君說行簡之對而知之○洪氏曰語顏淵以爲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爲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語錄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爲友蓋老氏之流)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語錄仲弓爲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一个簡底故以爲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上聲下同)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爲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

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

劉向說苑脩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爲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音悅下同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音悅曰何爲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簡易鄙野也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大簡然則

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與音余○語錄若非仲弓更問一問人只說可也簡便了○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行簡者所行簡要不悉煩碎○黃氏曰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少蘊葉氏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己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饒氏曰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己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先師曰人所以異於禽獸以衣冠也伯子恐衣冠煩而去之繁則簡矣知不設向簡與敬易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救驕簡之流弊也敬而節則爲簡敬簡易之簡不然則爲簡忽簡略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illegible]黃諸曰集註云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蓋未諭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故夫子然之或問云夫子雖不正言其稱簡之失而所謂可者自有未盡善之意仲弓乃能默識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也二說皆出晦[illegible]不同恐當從或問之說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許之語錄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為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

○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内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内存乎簡而簡則為疎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語錄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曰程子只說得所發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同盡其所以不敢全用能說又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出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个好人極至謙只是須優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與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又至為相每日酬酢不視事隔墻小吏謌呼參亦酬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所事無字作一事看了

南面

以公冶長論仲子篇 | 以仲弓論伯子篇

寬洪簡重——所以爲可
居敬行簡——未嘗不可
居簡行簡——無乃不可

言[illegible]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声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語錄不迁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貴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遷不貳是成效處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求辭○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迁不貳皆自克己上來未怒之資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莫逃既知之初收[illegible]平流弊之後水有云而爲過之淵賢功化口滴氏日貞好學貞此所以爲好學[illegible]註以爲克己之功[illegible]氏曰貞字須子細看[illegible]師曰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迁怒者私意之執滿此貳過也

私意之惑伏也顏子之學貴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illegible]則風作冰釋而不遷貳過未嘗不知既知則擺去抹拔而永不

萌此皆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既云今也

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

也洪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爲弟子當是時尚少好學而可以傳道者自顏子一人而已今也則亡

言好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己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程子

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二句易繫辭文乃孔子稱顏子語不貳過也通曰右程子兼不遷怒不貳過說又曰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

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音預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赤之反

妍美也媸醜也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通曰右專說不遷怒怒每自血氣而發顏子之怒在

理而不在血氣故不遷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

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口簟

反於己者不使萌於再語錄慊於己只是略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作

○謝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若夫身過亦然心過雖微當制之於心而已○通曰右專說不貳過

或曰淵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大學作顏子所好何學論也胡安定瑗字翼之為國子監直講以此題試諸生得伊川此論大驚之召見以學職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與學之得其道皆是此意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語錄問儲精曰精氣流通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人物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語錄本是本體真是不雜人偽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去聲欲輔氏曰心是活物故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故於此言動情既熾昌志反而益蕩其性鑿矣語錄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他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語錄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

行路。○饒氏曰用工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底工夫禮便是中底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鑿○通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本也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自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凝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字者克己之事也〖通攷〗金履祥曰一三四條叔子二條爽收伯故子本字指五行之理真指五性靜言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又曰明諸心窮理之事力行踐履之事

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

〖以[illegible]自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此自然之理〗

好學

以顏子而言 不遷怒不貳過 此克己之功

以夫子自謂而言 無求安飽敏事慎言 此篤行之力

以子夏而言 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 此日新之效

可謂好學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使為並去聲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去聲孔子使也 補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也大夫無私交此說大夫為人大夫時事又孔子將之荊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 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衣去聲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宋人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
祿也九百不言其量去聲不可考胡氏曰司寇有采邑故以思為邑宰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去聲子華子華之為去聲下為之同夫子使去聲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語錄此見得聖人於小處也區處得恁地盡這便是一以貫之處○胡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類從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亦○先師曰一義字可斷盡此

卓爾子爲之僅義也僅能可計聚請以非義也不繼富而與之少亦義也辭常祿當與義也有餘以周鄰亦義也夫子於求非吝於思非吝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亦非求爲請自多則以爲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爲難皆察義未精故也

請粟辭粟

[illegible] 不當與亦不當益 與之釜庾五秉 有餘不當繼

[illegible] 不當辭亦不容辭 以與鄰里鄉黨 有餘自可推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聲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去聲犧牲也蔡氏曰以其角中程度也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去聲惡此語本於文家語亦言以其生於不肖之父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或問程子欲去曰字蓋謂對其子而斥其父欲用子謂子賤之例然數顏淵未見其

此乃獨稱死後之言亦以謂曰此之非以親与之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以

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

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語錄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

日不見如三月若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以久之證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

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

七到反其域造仁之域如云入聖域而不能久也道人日三月外皆以言其久

曾○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三月以時一變故以小變言其久也過

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

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其間猶際也如孟子此語

木陽子問神爲顏淵亦潛心於神化矣未達一間爾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其間不能以寸此語去

於三月後怎生說曰言問一斷否曰○語錄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

之後或不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但於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

旋續少右无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閒

者以此[illegible]先師曰心不仁也化心而違仁所以間斷[illegible]長耳語明

渭[illegible]鏡[illegible]仁[illegible]說之[illegible]欲[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謹[illegible]子

淵也已日月至為仁者[illegible]欲[illegible]三[illegible]久[illegible]不[illegible]然[illegible]

京之去後已或至於仁[illegible]敢[illegible]使過此而後[illegible]然[illegible]則[illegible]

月之後或至於仁[illegible]仁[illegible]也[illegible]使過此而之[illegible]

已之者純一久矣

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

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

者問語而[illegible]三[illegible]

矣內或[illegible]我三之[illegible]為八[illegible]

客三[illegible]不歸我三仁為月[illegible]客不遠也[illegible]者[illegible]知[illegible]内我[illegible]

[illegible]路[illegible]出月[illegible]即[illegible]有[illegible]入[illegible]時蓋入[illegible]常心[illegible]安[illegible]是於內

外[illegible]所以問出[illegible]或[illegible]有[illegible]八[illegible]

自外在所謂不以得為資有[illegible]不自能不[illegible]如由過[illegible]

得所[illegible]安[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氏日[illegible]月[illegible]

主而宅[illegible]在宅也[illegible]之[illegible]內宅[illegible]也[illegible]

在一宅之在外宅也[illegible]

之而為宅[illegible]知[illegible]內之[illegible]賓[illegible]

外[illegible]為[illegible]賓[illegible]外[illegible]知[illegible]

賓勢[illegible]日[illegible]其[illegible]遊[illegible]知[illegible]自[illegible]不[illegible]

吾力所能[illegible]此[illegible]即[illegible]日[illegible]進[illegible]無[illegible]已[illegible]地[illegible]位[illegible]也[illegible]承[illegible]轉[illegible]氏[illegible]張

子此語正欲文季者於此猛省自居是為家答矣。【通攷】吳氏曰內而主則心與理

入致出則為无家之人後來必大可哀

一分而貳則心理猶二也勉猶有不息之意。能不自前勉

因孔子所言以為攷後說言心在則為仁不在便為不仁其

旨不以三月之久日者勿言生日終食者言其存者之密三月者言其持

守之久一日者言其速日月至焉言其暫此皆存乎一已者

也若夫新民以仁掌民以善教化行而禮樂興使

民決於淪肌浹髓非三十年之以不可也

仁。

以回言之　三月不違　仁在內我為主

以其餘言之　或日一至或月一至　仁在外我為客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胡氏曰季氏以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不啻也蓋宰而家事而卿大夫則告

開國政也然與子路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魯之所以不能與也果有決斷達通事理

藝多才能范氏曰從八日求也於泰山不能救伐顓臾不能止是不能也內能以正名為迂是不達也惟子貢於事

理上得也步却問其從政以不肯為季氏聚斂為衛輒死誰○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吳氏曰善用人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喙甘遂猶有所取況其才之美者乎○胥氏曰季康子亟欲有[illegible]言召孔子而冉子止乃以其嫌矣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欲任求而假之以發端耳

通攷

程呉

曰惟三子句下文泛言用人之法

三子所長

以[illegible]　可使治賦是其驗
以[illegible]　可使為宰是其驗
以[illegible]　可使與賓客言是其驗

於從政乎何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聲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與境同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聲使去聲者善為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illegible]言善為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然言去之汶上絶之之意甚決眞有德行者當於進

退之言故。○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通攷 金履祥曰子夏嘗為莒父宰 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雖夫子亦嘗為中都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語錄謝氏說得閔子若不近聖賢氣象可以警邪儒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厲頑立懦 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謂子路 柔則必取辱。謂冉求 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去聲季氏附益，夫音扶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去聲未仕時 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時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以夫子言 可見南子可往公山 [illegible]

聖賢存亡皆見恐了
以賢言 不為賢者必在於十
以身言 不得其死為之聚散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有疾先儒以為癩音賴也或問伯作之[illegible]以注南子而言此說不同則不可知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明氏曰此說見燕氏疏此文通證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illegible]若雖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胡氏曰不入其室避僭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平聲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

可見矣或問命者何也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脩身盡道莫疾又無憾而死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侯氏曰侯氏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行稱去聲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圖金履祥曰牖字說舊牖法室中北窗也南牖牖也古人室北墻上設牖為壁牖雖設常閉北牖南牖有小牖窗名之牖室牖然無北牖之名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陋隘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其矩反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語錄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中而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氏故樂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語錄其字當玩味自是元有此樂是說有其樂自字對貧簞說又曰昔受學於周茂

收拾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等語錄問顏子不改其只一般不曰雖同此樂然顏子乃能說樂與夫子未在其意到望人則自然○聖人是自然樂顏子得改此樂完全聖人不相似只爭些子○東氏曰孔顏習能不改其學略苟一點辨滿腔子都是道理做其必眼體非如北風不月全無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而所樂何事則將力做空令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其所樂何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二孔顏之樂賢樂其所謂樂者曰子使之顛沛不以道其為樂川曰孔孫之樂以自得而子心不樂不故可樂是非樂之所謂樂是也以自得之樂道也○何以恕道以為樂須是道理與我為一以道德言也○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樂在其中矣語錄問程子曰子道自然樂是何由得其樂

遡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欲通問曰[illegible]

顏子所樂何事嘗先問顏子所好何學○真氏曰顏子工夫全在博文約禮上博文者言於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極也文者言事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無不貫也如伊川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與一草一木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此禮檢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如克己復禮言動以出乎禮者謂以身於規矩準繩中而無一毫放逸從容之意是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為一從容涵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見其為貧窶雖九死不加其窮此乃顏子之樂也程子全然不露只教人自思而得之朱子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力庶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饒氏曰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要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

簞瓢陋巷○　疏食飲水○

以人言——不堪其憂
以顏子言——不改其樂
以孔子言——樂在其中

人欲中[illegible]底　天理中自然底

語錄說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輔氏曰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畫者能進而不欲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也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張氏曰畫如行者半塗而足也畫者非人止之自畫而不肯前耳○胡氏曰夫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輔氏曰冉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如胡氏說泰山且須勉此便說不能此只是畫也○先師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貴乎深說苟深以說理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号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業所於畫以自限耳

顏冉進學之異

- 以顏子言
  - 無所不說 知之
  - 欲罷不能 行之
  - 所以賢
- 以冉求言
  - 非不說 知之
  - 畫而不進 行弗力
  - 局於藝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儒為人○謝氏

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

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

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語錄聖人爲萬世立言豈專爲子夏設此處下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含糊去了不分界限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便道別人不會做謂不強得人此便是小人儒寛權斷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決不如此〇饒氏曰此是就儒身上說若箇貨利則全是小人不得謂之儒矣〇輔氏曰此亦子夏初年時耳至其言切問近思先傳後倦則大不同矣

儒

以務內言——爲己——尚義——所以爲君子

以衆外言——爲人——尚利——所以爲小人

〇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

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

如飲射讀法之類不能迫切胡氏曰言偃下邑非大夫之 讀謂讀詩爲作和二字是語助聖人之言寬緩

邑也故謂鄉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illegible][illegible]行賢者能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礼射謂鄉射行礼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州長春秋以礼會民皆行鄉射礼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胥於既比皆行讀法之礼以是知為也序者州黨也須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

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然言之因小以明大因所端以見全体〔[illegible]〕金履祥曰焉爾乎哉字義如是為彌其辭氣以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如是邑乎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者〇楊

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語錄問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曰[illegible][illegible]七人為吏要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并斷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

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賤

翁執則枉己徇人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爲邪媚所惑則賢否邪正皆不復能辨矣○通曰苟賤之蓋邪媚之惑八字与正大之清四字相反然非子游自持身之正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

持身取人之法○
- 以滅明持身言
  - 不由徑動必以正
  - 不入室有以自守
  - 無苟賤之蓋
- 以子游取人言
  - 不由徑不以爲迂
  - 不入室不以爲簡
  - 無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或問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儒弱謙下之風而流之者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殿丁練反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揜与掩同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洩

師右師排求師左師部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語錄這便是莊之怒發不行與顏子然伐善曰意恩相以○陳氏曰焉謹車之馬出占乘亘羽以馬伐張氏曰推而為徵叛己雖能及胥入門是問人屬耳日時有反非不自有其功又自解封功荼自擲指如此故聖人有取焉為孝之害謗伐孫及聖人取之以教門人也

○謝氏曰人能操平聲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左傳哀公十一年

不教多上人○語錄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字提近向人為只要大得私欲孟之反能持不可知只此一便可為法伐氏十人所以矜伐只為好勝之心藏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理不勝其大容有寶只管矜伐老能敬伏此心則私意消天理與便是有其大功業亦只如一然存了何足矜伐哉上蔡平時用力去脩矜字消以語得如此精明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鮀徒何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去聲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語錄問謝氏疑而字為衍不字曰當從伊川

說謂無鮀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饒氏曰討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設知德之可悅而不佞色矣○齊氏曰由衷尚巧言雖有令色亦翦亦不必悅而後免於世盡深契之也○先師曰自上蔡發而字為不字故齊氏亦因而字而爲此說與集註小異姑存之

【通攷】金履祥曰字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若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附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illegible]氏曰莫不肯也○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眞氏曰舊說謂人之不能不出[illegible]如出之不非不由戶[illegible]子亦之以為丗人之行不由道者衆矣若如舊說則先人所行不謂是非善惡皆可以爲道矣此實出人但知出必出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之行不可以不由道也○先師曰夫子徑欲時人盖曉人以道之當以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猶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輔氏曰按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掌其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illegible]

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出衰道微，飾於外者多違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精矣。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先師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相稱。文不及則爲野，文太過則爲史。文質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孝指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朱注分學者與成德而言。蓋必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爲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質適相稱也。○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去聲。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輔氏曰：野猶近本，史則徇末矣。○趙氏曰：楊說雖非本章正意，亦足明二者之輕重。

文質
- 以相勝言
  - 質勝 — 野 — 此鄙畧之人
  - 文勝 — 史 — 此多聞習事之人
- 以適均言
  - 彬彬 — 君子 — 此成德之人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語錄上一生字是始生之生下一生字是生存之生○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凡人解書說這明白道理中見得自有纖細不可說這說是淺底別求一箇深底如論不直其粗至於以鹿爲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只要人就說這粗說底道理中看得說苟實來較細耳不是別求一樣深遠之說也○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特游魂爲變者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耳○饒氏曰罔無也謂無盡此直道【通】【證】黃震曰愚意罔對人而言蓋罔則無求於所以爲人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迂回委曲苟全其生者然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

好者有得而未能樂之者[illegible]此知而不能好則是
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
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歟 語錄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三節
意味是如何。又[illegible]曰求所以知之所以好之樂之之道爲一也已分上
有得力處則無二。曰好之以知而論未能好樂之之位至於不知
[illegible]論[illegible]夫則熙息無二氏曰好之文地則未知不如好知之也
意[illegible]好樂原於好原於知好於好意誠於正其物格知至好樂之
矣。如先師曰學者好之者之好道當自知之正而身心至知之
後爲至誠真知之樂不求之者好然自知之之求必當求又必至於好且樂之不而
則好之所能得之而樂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又必至於好且樂
自強不息所得之者實樂然好於好其之求必進於好樂之能樂乎
如樂之深若方如此。得於通曰已知有不可進樂人若矣
所得之所樂在既有所得之後 不如好知之以語消能好好不

學
以知爲首 知不如好 好不如樂
以樂爲首 樂原於好 好原於知
貴自強不息 雙峯說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

也。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真氏曰張氏說至精處所謂精粗無二致者蓋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爲事之粗也能語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如將罔於從入想像意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如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爲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躐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也使等者外間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況然馳騖於外而卒無補於身心也○李氏曰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者而終上者得近發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則於上智爲陵驟語以上則將好遠躐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北師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上者句教以謝隊資之此不肖且當教之以誠

近為遠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漸然為下之論而上既若自語之以淺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深者

聖人之道之教

以聖道言

以施教言

下學而上達

中上可語上

中下不可語上

精粗上致

各就所及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聲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語錄常人之所謂知多求知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知只知其所當知而已

○或問所謂鬼神非祀也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鬼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類當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有之也神哉在上則則祀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而崇之然亦不敬人竦而慢之也○饒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後之關何當合者如宋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

此而事講鬼神不知也為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為善去不專講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知也之

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或問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也然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心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就告以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語錄問知之事仁之心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說驗心積屬上說事亦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稍近裏知字說較近外

○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瀆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褻是可不謂之知乎

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語錄問既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而更須克己耶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語意正如此○若雖己無私然安敢自謂己無私乎○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若又計其效之所得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先師曰先難所包者闊本不但言克己輔氏謂克己是於成饒之中又舉其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非焉集本欲只用只此說

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後見其後獲意未嘗故別下語又恰其語非能就可及也存之於後○通曰集註言知者之事惟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惟見先

[illegible]二字泛字最要務者當
若人之所宜爲鬼神在
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
有爲而爲之一有所爲

之所宜爲先者心之所當急之義
隱之間務其所宜爲而不惑於鬼
之心純乎天理不可
爲則非仁者之心矣

樊遲

問仁者三

先難而後獲 —— 此以仁者之心言

愛人 —— 此以仁之所施言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最先 —— 此以仁之道言

問知者二

知人 —— 此以知之所施言

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 此以知者之事言

詳見子路篇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知去聲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去聲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輔氏曰此體字乃形容仁知之體段非體用之體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動而不括此易繫辭下註括結也動而無結閡之患也閡五代反與礙同靜而有常故壽。語錄此不是兼仁知

本經旨說

山水 動靜

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也自有一般道學底人一般說話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數者盡於動中未嘗不靜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者靜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靜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為主仁者靜意思常多故以靜為主今夫水精深不測是靜也及潺潺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以安重不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顏子來插看如罔之生幸而免問亦是有死之理○通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只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定則合靜意

○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語錄體仁謂人在那仁裏從骨子○饒氏曰體仁是以身體之如君子體仁之體顏子仁者也曾點知者也夫子則體仁知之深者也○先師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之深者蓋指孔子也全體仁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亦樂其天豈偏於知者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

知仁體用

本呂氏說
本朱子說

山水
動靜
樂壽
動靜
樂壽

言其体
言其用
言其效
言其体
言其效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熊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强兵故其俗急功利假仁義故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俗尚禮盡在其重禮法可知至漢初猶爲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去声○通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審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僅可如孔子之時之魯魯亦衰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後可至於王道集註謂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

○程子

曰夫子之時齊强魯弱孰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去聲）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語錄看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太公已自与周公別到桓公管仲出來又不能尊守齊之初政全變易了一向只在功利上魯卻只是放倒了而先世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見哀十二年猶使人問孔子若他以賦爲是更何暇問惟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卻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顧○問緩急之序曰如齊功利之君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以齊功利之習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去整頓而却理會功利之習便是失緩急之序○先師曰魯有易變之資聖人有能變之道亦嘗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深可爲魯惜也

齊魯[illegible]

以齊魯之政俗者

齊尚功利喜夸詐—伯之餘習

魯重禮教崇信義—王之遺風

有美有惡

以禮樂之所以爲學

齊并伯習霸王化—可以至於魯

魯振頹綱修廢禮—可以至於道

有教有功

〇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

觚稜也或曰酒器馬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觶勸之有稜者也○裴案書曰古者觚以爵而酹以觚此夫子因歎斷之際有所感也或曰木簡馬氏曰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歎因此比觚謂觚爲酒器見於孔經爲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爲簡策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不敢之觚今文從竹皆器之有稜者也讀錄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使如今花瓶中閒有八角者大簡以界方而六面面漢所謂牒觚之上者也古人所以範地防淸淡是顯得懸不觚者蓋當非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〇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此下及范說皆是推廣夫子言外之意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去聲

則不國矣（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豈得謂是名哉聖人重歎於觚意所包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草堂建安人文公之婦翁）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古況反）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扶又反）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平聲）如此之愚也（語錄可逝不可陷是就此一事說可陷不可罔未特此一事如此　先師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然徒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以質夫子也、通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以能愛資不可以名仁仁者以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夫音扶）

約要（夫音扶）也畔背也（畔叛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

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語錄聖人之教學者之[illegible]不越

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

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

存○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

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

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禮字

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博字則無以約禮

不約禮則博字為須用於云云首前之博而分約之使就於

禮尒看博約字與之以字有一貫意○黃氏曰博文約禮語

所言之以博對約則約當為要然約之謂為要之已齊不順

若謂約我為要我則尤非文理故或以約為末文義顚矣文

非博約相對之義肯則之則將之而取之以極其

歸約謂反而求之以矯其弊則於文義然皆得之）

○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

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語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則無歸宿處○先師曰從子

此條專以約禮為重要之徒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流於

支離不博文而徑約禮亦徑約而流於狂妄博文窮知約禮

閎行交勉並進若可以弗畔於道矣○饒氏曰如欲博守淺

約人能加此用工來所得泛亦當不非於道由此深入雖與

道為一可此皆止非畔而已○又講義曰詳味此言一博一

約相為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

論念二也由博而約欲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必博而
按約則無泛潛攻離之佚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无編
然固當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執盡也
而君子之謂斧正欲質過此理以為反約之此耳旨博自博
以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為用此然所以為之之序則
為由博而反約致蠱物之理有未究而選執吾所自得者以
中獲依則所主者未必天下之至義所執者未以[illegible]不之時
博而以非礼之礼為礼者有之矣何以能不則於[illegible]此不
同而經約之過比つ語録之博文約礼此与說子[illegible]在本
頗始由是以入德新可以弗畔終由是以成陸欲舜[illegible]不能
子与此不同要只在弗畔與說罷不徒上門得之[illegible]人之
言本無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博約可弗畔道要[illegible]淺疾
至額子訟罷不能工夫亦只是言節博文約礼如拜[illegible]輪斷
但能務訓者只是道斧斤規矩至削謂之如者亦只是言濟
所規先之淵此滇孟子反說約意相以否博氏曰博孝約之
以礼重往約礼博孝將以反說約重在博孝博固不可不反
於約而非博亦不能遷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此
つ先研曰博文約礼以嗣明學踐張言傳孝將以反說約畢
以講明言耳合而觀之必先能如孟只程曰汁淺循注
子之說而後可進於孔子之說也

【通攷】

況言其細歸沿此

博約之學

- 可以弗畔
  -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君子固所當務
- 以知有所立言
  -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聖人不外乎是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宋女子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再拜環珮璆然子曰吾鄉爲不見見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齊氏曰南子辭以東聲韓韓止而復作知朱爲遂倘王之賢況於孔子乎其欲見之也衷辭努德之天辽

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或問見其小君禮歟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已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

【通證】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哀姜齊襄公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著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

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

或問矢誓聲相近聲疾所謂矢言亦猶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

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

【通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

於大音泰宮曰所不与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与有如上帝乃歃盟書云所不与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自歃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饒氏曰礼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物當然之理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音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声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饒氏曰子路氣龜見偏卒未易因巽言則不入故與之矣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焉氏曰君子之未小人非礼不見故小人之欲而君子必依乎礼則君子難欲辞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見夫子固不得而絶之也○負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子為治化惡為善故孔子於尚子陽見亦見之弘山佛脩之乱皆欲往為若大賢以下則絶冊不入乱邦不居小人則逸召盖就之未以謂其所済而或以自讦鎚閔終身不仕盖以說下子深不捩者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鮮上声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輔氏曰程子訓初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善讀者思因深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因

發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因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曰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

○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文集曰細看自然道理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 語錄言中則庸在其中惟其不易所以 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其不易 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平常則自其然者而自後觀之則見其平常

民不興於行去聲少有此德久矣

饒氏曰小民同 章句中 [illegible] 章與中與 [illegible] 自世教衰 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之爲德四字以章句中之爲德文大 道言則中庸之德也中庸之爲德故章下以中庸之德言四 無能字則此有能知之不消言此能中庸無能之爲德故中庸之德 言此章言民鮮不能此德須能是以行在與不中不能故章下句無字可以 子本語民鮮能是能此德須能是以行出與教之衰行民不中以向能不可 爲難行故夫子加以又一○道曰書言過不及而然後行而然中 常行之理也而民罕有能之者何哉 言中不及言庸然後由此以足中夫

〇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說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所濟者衆，語博施曰濟，救也。我之施因澤而言，濟衆自衆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說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

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反其極之名也。語錄：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

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撥了。仁以道理言，聖只是個徹頭徹尾，物無聖也。以此說言也，不足以離了。仁以為聖，理言，聖聖無生。

是言行理到極處，聖便是仁。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個聖。〔圖〕不凍，權衡大而化。

充是言行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個聖。知安行，與人同德。

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下乎字同。意得之辭。

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語錄：博施濟衆，言仁之心，止於仁者之事。

是行仁而極致之人，方有不能盡者。堯舜猶病，不能盡了，而不盡之理。

雖無窮，仁之事，有限。因有了聖之德，又有濟天下之心。

此困是仁而後然不足以當人人皆能何以為聖事必有人之聖人，堯舜亦尚有以天下。

子之位，不後可以當此皆以為聖人能之，則耳。〇或問以。

此為病，此非言以為仁義，聖人亦有所不能耳。〇或問：此必。

聖人而後能之言，乎？仁也，止謂仁，聖人亦有所不能，亦必也聖。

乎蓋必起下文聖人辭酒之意
術必如此而後言射之節也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大旨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

……立字達字之義

……謂如在此而生得祿便是達

立如行要自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事要行得亦是達

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

然仁不必博施而後為仁孔顏不得位不成做不得仁山林之士更

必不得欲立欲達即此求之義○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

如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

就心上指仁之本體告之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語錄夫子分明

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

如此夫仁者若可謂仁之方正指出說○此章是三節前面

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求仁之方○或問凡己之

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己之所欲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

之於人知其所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敷固不同矣○朱子曰博施濟衆聖人所難能也此言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者所易能若近取譬為仁之方也夫子教人可能此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近取譬恕也求仁其以孝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者○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痿痺音冷濕病也痺濕病化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已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得仁者人物之心皆為己人則物我一體之心已也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為又人反物言之而不相干故不相干又為人反物之心已不是則氣不流貫然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既不是則氣已不流貫然後則氣不貫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仁者以萬物為一體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不謂之仁者氣已不貫皆不屬己也言乎己可以為仁之方者不以為仁之體也故曰可以得仁之體也○語錄問人心程子以手足痿痺為不仁亦有一方然則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必人與物之心一物也我以法天地之方之方也○聖人以為心說仁恕者注者

作三段說是如何曰程子之說如大全一般其說如何大全下分別上下至全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

若分兩截看雖仁者之心亦如此此說求仁之術必如此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

二已一以見安百姓見德問節節夫扶音博施去聲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

乃衣去聲下同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上聲者亦衣帛

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時豔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

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

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推

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為病可知苟以吾治去聲已足則便

不是聖人仁之功用無驗聖人之心亦施言之把為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

事高遠謂博施濟眾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

呂說欠就取譬上說恕字分曉是乃為仁之方雖博施濟眾亦由此進語錄欲立

人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博施濟眾之問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能近取譬語求仁與總

加諸人之謬其先後不可考疑卻因能近取譬之言人用力有功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

聖仁之別

以聖人之心言 — 博施濟衆 — 此聖之地

以仁者之心言 — 立人達人 — 此仁之体

以恕者之心言 — 能近取譬 — 此仁之術

論語卷之六

論語卷之七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己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通攷】熊禾曰溫厲申夭記聖人之容皃不語與人歌食喪側章齊戰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為衛君章伯雖章夢周公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浮雲章記聖人之出處餘皆謙己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好去聲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賢遍反大戴禮大戴禮虞戴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注云商賢大夫【通攷】吳程曰老彭即彭祖也本

云任商爲守藏史蓋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只云竊比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語錄孔子賢於此辭非老彭之所及又自不須說但其謙退不居而又自比焉曰其辭氣謙遜而又出於誠實所以爲盛德之至也然當是時此以下推說餘意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胡氏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蓋

子言孔子作春秋春秋非孔子作然其事則桓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其義則某竊取之是亦述而已。輔氏曰作者畧備觀諸經可見集大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群聖所作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是。熊氏曰春秋雖因舊史而脩之然實即是作蓋賞罰天子之重時王不能正其賞罰故春秋爲之褒貶於惡以誅亂賊於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爲之故與述而實作○語錄今人多是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好之者則曰他也且抵地說信之若謝知是有箇理恁地甲竟是欠箇隱好底答思先師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若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當自謂好

古敏以求之又歎不知其之好古常人之所以不知好古者
徐好古。皆言道不篤故不推能篤於信道所以深好古者
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語錄
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二條所以不可無也

孔子自言述作之意

以述言：删詩書　定禮樂　無非傳舊

以作言：贊周易　修春秋　亦非創始

此見信古之篤焉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識音志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語錄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拳拳服膺而勿失也。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耍不復留滯於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illegible]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將是訓意。[illegible]氏曰此言默識者聖門之學以洗黹關默為本）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發明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夫）

（不言而心解者其意云）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

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語錄此三者雖亦聖人之極至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同人提撕方能存得默識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要安能如是學而不厭在學者久則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強誨之安得不倦此三者亦謂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此必因人然聖人有此聖人以識仰承之記者失去上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張氏曰默識非言意所可及蓋接然於不都不聞之中者也在己則學不聽施諸人則教不倦成己也物之不息也此亦是作知識說○通門學資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假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

【通攷】吳程曰識前一學音志前說近是朱子於經註中皆用後音後說此獨云爾者蓋機象山頓悟之言也○熊禾曰愚言默而識之聖門之學以況諸謂默為本

夫子言何有者三

說見子罕篇

- 以非聖之極者言
  - 默而識之
  - 學而不厭
  - 誨人不倦
  - ○何有於我　謙而又謙
- 以其事之卑者言
  - 出事公卿
  - 入事父兄
  - 喪事必勉
  - 不為酒困
  - ○何有於我　其意愈切

勉齋一段有辨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黃氏曰脩治也謂去其疵纇而全其善也）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語錄得脩德是本為要脩德故去講學徙義改過則脩德之自是如消害人之心便是仁不脩有窮）

窃之心徙是諸不脩德是理之得於心若已是我有底物事了良日日若脩分令閒新從義改不善須与分別義是事之宜我改言事竟未甚合宜須從令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是過惡須深全体改之始得有輕重之別。致知格物是講斈義意正心是脩德既斯日脩德而數以然斈如尊德出而道問斈是也脩德為次本此斈為實功徙義改不善脩德之脩目而講斈之發險也脩德而能講斈則行已惡事治能知其孰為義孰為非義孰為善孰為不善必徙之改之始可以為脩德始無負於講斈矣不然德之不脩自告也斈亦徙匪言之講耳聖人不自聖猶以是為憂此聖所以益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也愚所以益愚也。通曰德必脩而後新斈必講而益新徙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為日新之要

日新之要
脩德
講學
所先
所重
不脩
不講
雖聖人猶以為憂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閒(音閑)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胡氏曰申有舒布之意夭有和悅之意雖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洪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鄉黨一言之不足則復言之与此義同)○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去声)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陟略反作着非下同)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語錄亦剛縱嚴厲方可不然無下手處自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illegible]以○只是燕居時如此在朝及接人時又不同○胡氏曰程子以怠惰放肆對嚴厲而言於嚴厲上加太字○蓋嚴厲亦不可無大嚴厲則不可耳○張氏曰燕居時在衆人易以怠肆君子則未免矜持安有此氣象○[illegible]曰雖閒居時其德容亦自然中和如此此所以為聖人也惟聖人閒居中和之氣乃[illegible]性中和之符程子所謂自有中和之氣自自然也)

從義　不能從　不能改

燕居
以聖人說 既申申又夭夭 自然得中
以衆人說 或惰肆或嚴厲 未能得中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扶又反下同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此亦道不行之徵兆自見於吾身者○語錄孫枝問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何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爲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語錄問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是箇動物夜之夢猶晝之思思亦是心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烏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人者蓋有之○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夫子夢周公亦是聖人至誠不息自然時止時行無所疑滯故及其衰

則不復夢矣○觀少也王謂顏淵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
不亂聖人參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如斯道
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出也這意思也好○或問
則氏曰聖人誠存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擾則所夢亦乱或
邪或止病曰書之所為等仁善李者斷講貝言動而又必覺
嘗憂寐之問也○張氏曰伏行憂說潤公之心周公思兼三
王之【通攷】吳程曰甚矣吾衰也句說心身一字絕句盖承上
心也文存行之語而以心身分之雖未以程子体意然
於義尤明○焉按張註善點本心身三字皆作一諸文以勉
齊批點四書例惟之汎者也相懸寫讀則存道者以則之必
之異恐當自作一句下文者字与也字相懸省許一讀於若
字下庶得程子之体意求殷以為以然然別山臨丹以以族
先生長者
鑒正之

聖道不行之嘆

以天喪斯文言 — 所以驗於天

以顏死天喪予言 — 所以驗於人

以吾已矣夫言 — 所以驗於物

以吾衰久矣言 — 所以驗於身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所之之語出也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語錄志如講學力行皆是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歧之惑矣語錄志者趨向在是期於必至者也○胡氏曰知道猶路此段道字此段字皆自路言之先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未得之志在必得之既得之方有可據守但又在守之固耳○語錄德是心得此道如欲為忠而得此忠欲為學而得此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

【通攷】金履祥曰舊本作行道而有得於心後改定說此第二節德字雖改作得之於心而不失不如此章之密○吳程曰後德者得得此充得之稟受與進脩者皆總此其說曰行道然後有得則明此德便德之屬皆不可通矣今本精當如此況胡伯量得之朱子面命尤足據邪歟略曰德字之訓詳云得於心而不失於此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何也曰前篇以得釋德字得是得之於天不失是不失於已合此二者方盡得德行之義此則從志道上來故云行道而有得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語錄依如衣乎

中間之依相依而不捨之意此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無物 欲之餘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依無一件

上理會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大用常依事是集處如志 道執德而行因一息之不仁便間斷了。據德是因事發見如

因事父有孝因事君有忠行得底是一本心可向人須是上又 踐於德底胃子。事君有忠日志於道理不可望道由所底據德

是志於道則道理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己有物可行 依仁則據德工夫熟矣天理物心爲一矣於己手加有物依扶身

着衣衭容行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加

亡負氏曰道者衆理之總名德則行衆理而得於心皆仁則心德之全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爲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爲之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胡氏曰游從容涵泳於此則可以養心外物之心亦無自出而

入矣。（胡氏曰游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藝微於日用則有所不通亦不爲全體之學）○此章言人
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
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
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輔氏曰不外以物求常玩物理以養性）學者
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
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去聲）隙（乞逆反）而涵泳從（七容反）容，忽不自
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語錄志於道方是要去做到據於德則得這道理了卻有可據底地位然
此只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不依於仁則不到那事得此心
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切令容此心無不在這裏進許後
德都然攜所穿都說了據德則道方有歸着依仁則德方存
本須然遊亦不可不去理會如一件理會不得此心便意常
與惟足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無常壞因
此卻又養得个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
小大精粗皆無滲漏皆是做工夫處○自志道至依仁是從
細入猶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藝是小學工夫若論
先後則藝為先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為末
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
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或問以
先後之序言之則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依仁）

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則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胡氏曰道德仁所當先藝可以少後志據依所當重游可以少輕務本而不廢其末事內而不忽乎外以其先後輕重之論序而言固不無差別以其本末則以內外交養而言則又未嘗不相資也

通攷

程復心曰先後之序輕重之倫以其用力言本末兼該內外交養自其本體者言道德仁藝凡四者則道德仁為本而主於內藝為末而主乎外以用力言志據依游凡四節則志據依當先而最重游最後而可輕用力之時不失倫序既能如重者而務於先又不以輕者而遺於後則本末可以兼該內外得以交養而日用之間所謂志據依者無少間隙從容之際所謂游者又有涵泳從容真不知俊入於聖賢之域矣

為學倫序

- 以內本所先所重言
  - 志道
  - 據德
  - 依仁
  - → 無少間隙
- 以外末所後所輕言
  - 游藝
  - → 涵泳從容
- → 可入聖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脡他鼎切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

通攷

禮曲禮下

（凡摯與贄同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鄭氏音木匹即鶩也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繁纓也拾射韝也）束脩其至薄者（胡氏曰在禮無以束脩為贄惟記檀弓曰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境中則是亦有以此為禮不但婦人用脯脩為贄也然比羔鴈為薄故云至薄○邢氏曰此禮之施者摯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脩蓋古禮也）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憤房粉反悱芳匪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補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然而不能自已憤有鬱滯之意口欲言而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若壅抑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饒氏曰啓如啓戶略開之也發如弩之張而為之發其機也）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

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因并去聲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以教之地也教之必不入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賢遍反於色辭者也顏色辭氣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以三隅反乃復告爾不憤悱則不啓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朱子作兩節對說程子只作一串說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語錄悱非全不曉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略略通曉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三隅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自用力者式了所以不復告也○輔氏曰不待憤悱而發是強聒之固必待憤悱而發則如水之流壅遏於此有以決之則沛然而往莫能禦矣

學者 — 以誠發言

不憤不啓

不悱不發

○誠至而後告

不反不復○自得而復告

○此聖人施教之法

以為教者

憤則可啓　悱則可發　反則可復

不誠則不堅　無得則徒復

〇此學者受教之基

〇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臨喪哀不能甘也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則儀皆合禮節當也不行而夫子獨行之故門人以爲記尔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哭謂弔哭一日之内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語録聖人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如四時也須漸〻過去〇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輔氏曰在聖人分上皆自然安行凡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發明曰是日歌或遇當哭哀不能已也是日哭終或遊戲歌樂可以已也

夫子臨喪

以哀未得節也言

見食之不甘

以哀則不歌言

見哀之未忘也

○此聖人情性之正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舍上聲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音預於己語錄用舍由在別人不由得我行藏安於所遇

我則安於行遇舍我則安於藏無固必也

命不足道也

語錄命只是尹氏蔡此一附本文非有此意

顏子幾平聲於聖人故亦能之

語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八字楷要人玩味君能人用之則無可行

舍之則無可藏惟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

誠指出求行舍之則藏了他人豈有是說下文云惟我去不

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此章專在兩箇則字上如可

以在則仕可以止則止之殺引錄於用舍行藏之間加當則

行深則止○問用行舍讀曾問語離亦能之付舍之則熟易

用之則行難底鑿用之未必能行出聖人行時視撰盡人藏

之不止藏他一身熟藏了事○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顏舍之

則藏求所設舍之則藏是自家命任也不得已不李何聖人

無不得已不李何氏意尚說氏言命到得無可李何處始言

命聖人說命只為中人以下說知道之浮行將發命也說為

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有命字念許子賦說下一等人不

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消自夫而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

到聖人便不

消言命矣

【通攷】

張師答曰子語錄淵分二見如云用舍行

猶詳記云仍乃而命而蓋蓋蓋如云皆乎

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兆而命而濟其終也蓋文雖異而句則同前章子謂顏淵門以為一句如子謂子貢曰亦通爲一句是也後章亦自顏淵句絶而曰字自爲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絶而曰字亦自為一句是也○金履祥曰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之藏必有所留藏之具孔顏有此不在言者但孔子聖之時可仕止久速無意必固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於必行伯夷聖之清未免於必藏爾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己同語錄與與乃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冰反好去声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徒手而無所持也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上三句而教之下二句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語錄臨事而懼是臨那事時又審一審好謀而成既謀之須是果決必激教成徒謀而不成何

益於事○此本爲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老氏曰臨事而敬謂則有持重謹畏之心好謀而圖成則有周悉万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氣臨事必能成權非法備而恐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極服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欲急于素自照旋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理之勇焉○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饒氏曰用之不行是好遯底人舍之不藏是好進底人自有兩樣謝氏謂不用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音預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遏故有是問乃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者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音扶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顏路出處

顏子無意無必

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

幾於聖人

子路未無固必

欲行三軍

其論益卑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声

執鞭賤者之事太史公曰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其言本此尚存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此蘇氏設詞之耳此章爲中人以下命所以安中人以下亦以安君子所以○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語錄執鞭之士是假設之語是正意下句說從吾所好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更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在下句也

求富
- 以可言 — 此聖人之設辭 — [illegible] — 非有所惡
- [illegible] — 此聖人之決辭 — [illegible] — 姑從所好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

明也 [illegible] 誠之至

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

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

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

○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輔氏曰聖人之心不待操而常存豈有不謹之時不謹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之所慎

- 以齊言 — 事死事亡饗神所繫
- 以戰言 — 衆之死生國之存亡所繫
- 以疾言 — 身之死生存亡所繫

皆所當慎之大者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蓋學之三月學之久因以忘味之久否則三月字與下文無意味矣

通攷

金履祥曰三月自作一句無○只經曰在齊絕句与子在陳同篤韶三月以四字作一句章之一字史記皆此以群其意非李文之○愚按張達善點本在齊句聞皆可三月一讀不如肉味句然孜之程子有云聖人不疑潰於誤安有聞語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朱者樂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音之美宋知肉味乃嘆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出門人因以記之樂子於或開則仁次史記考之則吾之三月而亦肉味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而語錄按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孝之三月不如肉味三月大約只是言世父而集註不取音字之説恐音字亦如寧之二字皆太史公所增以釋其意則聞韶三月四字當作一讀可也○又發三山樂師漁曰齊之有韶樂必師華適齊之後夫乎在曾定晉祭又語魯大師樂然後古樂大備未殘李氏受齊女樂而決子行矣文未賤而師華適齊而魯祭竅矣夫子深爲魯惜一旦在齊閒韶感慨興饑齊之友樂務而至曾皆之韶祭反爲齊有爲之人息不如肉味語誠心專一不知其他若以見聖人葉美感悅之深然韶翁之樂季札猶請觀於魯豈有夫子乃孝於齊然無此理由傳孔壁古文中作在齊聞韶音三月二字乃古篆音字傳寫之説此説近之而亦無所攷証不喆從今文爲正最後樂氏之言發明透徹因附錄于此

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韶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洪氏曰文。聲音也情質也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

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語錄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聞韶須是去學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成真個是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此処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須見得夫子之心與舜之心分明為一○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則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始謂是教季札在魯觀韶箾極稱普采以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久也先師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作為韶樂群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深歎美如此想如親見虞舜之聖身在雖然之時契之以心而非徒聞之以耳也又按論語於韶凡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善次之告顏子以韶舞其最後歟

夫子聞韶
- 以不知肉味言 — 誠之至
- 以不圖至斯言 — 感之深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為去聲

怨拒蒯也衛君輒也靈公之孫其世子□□□□□□賢孫公

靈公卒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

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

之諾應辭也語歸子以其非父是多少不順行不須疑而問冉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重之常法者之則非於義或當立也故疑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之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

論語

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即雷首山之陽在河中府河東縣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怨

猶悔也。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荀子子道篇：子路問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為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語錄：或疑子貢不使答問[illegible]

詳說：古之賢人，只說得仁，又何怨。然人見夷齊兄弟所為，[illegible]子貢所向，無非以人之旨去天淵，使見二人者，可謂[illegible]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饒氏曰：仁字訓[illegible]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蹝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惟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語錄：問二子之讓[illegible]

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illegible]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當立不當立[illegible]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illegible]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illegible]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illegible]

倫重而父命尊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嚴頤自家不行便遂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問沒知兩君何故問夷齊曰一是父子并国一是兄弟遜国此是則彼米可知○謝雖與鄭甚有一人說諸理各沿遜就去了今派議欲入子以兵說父是多少不順議者以為當立公子兆不知卻不肯諸善行其必有紛當必使夫子為政必上告天王下吾方伯扶非立之斯然得正○輒之遂當在蠶公第而夫人欲立之之時○求不得仁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談則心不安心本仁然傷者本心則不亡矣○毓言曰仁者天能生物之心人得之於為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為尊是不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為重是不忍先其兄若辭之恆謂謂則是忍於抑其父矣是可忍也觀不可忍也加何安得○問何故又問怨乎曰此又審一密尼議此於不得已則有怨二子之說是合當如此乃入理之當然又何怨夫子告以求仁得仁謂是合怨雖君不德此是去仁而失仁矣○過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之正方可即爭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以父命為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為重是叔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忍方安集註下一安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公所之非父全無人必天理於心安乎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諫諫伐言所以張其不悔之矣**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齊氏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臣而所得者父子兄弟之紀其米武王而滅以死也所舍者生而所取者君臣之義是皆隳然有見於出

貧賤死生之外而一毫私己不與焉謂非仁乎冉求有見以伯夷之仁必有見夫輒之不仁知夷齊於人紀爲有功必知輒爲名教之所不容

衛君夷齊出處

以衛輒之所處 ── 父子爭國 ── 唯恐失之

以夷齊之所處 ── 兄弟遜國 ── 終無怨悔

不可同年語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飯扶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他人視爲困極聖人樂無不在自不知其困極）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語錄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雖是人其實只是一團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如何不快活○富貴若以義得則聖人謂其所居若固有之無卻服之心但以不義而得則不以易吾飯疏食飲水之樂耳○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在人渴然亦可怕渴分不怕氣餒則爲所動矣心淡淳注先理會得後發分何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

〇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陳氏曰窃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胸中灑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學庶幾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於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回也之下是可不為簞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

〇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先師曰孔顏所樂何事乃自有其樂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礼非得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然於顏子樂熟言之而不於孔子樂處言之者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所以請顏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賤累其心而改其所樂微見其樂之樂處

[illegible]許謙曰孔顏之樂相[illegible]顏而有不同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為外物所改聖人樂在其中無所在而樂樂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

孔顔樂處

以孔樂言：疏食飲水，曲肱而枕 → 樂在其中
以顔樂言：簞食瓢飲，居於陋巷 → 不改其樂

相去一間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府元城人）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通】（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上聲）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胡氏曰吉凶消長以卦體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敎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去聲）而學也（語錄聖人一生多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必有小過在雖是謙辭然道理眞箇無窮）

盡則說者當看此消息之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
當亂不掛論無不拔皆是過乾卦絕陽過好大守之中頑剛
於其正非正不過矣文如坤六二須可大擢行堅求之斯要
人恐躍資有深知然陽備省陽過參無貞過者爲此自兼之
說以數卦者消以見易而之與皆也○消氏曰聖人作易不
過推明陰陽也長之理易巳陽長問淺長隱長則陽消一消
一長天之理吉人而李爲則獨吉凶問陽之理以陰陽對言
則陽爲善爲中陰爲惡小凶以言陽言隙自有吉有凶益陽
得中間占不亡則凶陰消然張大足遇加爲消息烝虛以人
中言開爲存仁進退語北則道長則能巳比中則是月盈則
斷暑陸與然突極則署而天豈所不亡如此人能作此則當
進而進當過而退當存則存可亡而則退可則人道得而去
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此以退之身全以久則久可以
述則深用之則行告之十載如引子交左氏体許易也○通
曰北是皆謂大子本作陰畏始入家總蔽曰所述占辭技辭
發說所謂大過此畏易人易大與若且季易無人過欄珠子
謂大子言此以教人皮年知季子尚七十方未如大子者當
如何尔然大子豈足少十不公陽司分先所咎李陽伯其爲
十受比即是齊伏咸文易周辭之易時游客消無大過若非
符背易之爲易可無過改占與於古善補過之御坐以亢答
言之人要只欲人無過而曰於咎者人人皆比孝則過能改
而至於吉各則過不吸之淫意凶敗所曰加如教易則皆可
以無人過此大子數人夫深自比先謝耳罰我無年味我之
一辭則所謂無大過名夫子自謂之謝耳罰我無大過非出
又按伊川而斬加與五十字皆延若夫子貨易特年七十耳
傾五十象易不相妨也萃編三絕季之久矣中年李易咸年

所以能贊易也夫子尚學易始可以無大過凡人不可以不學易夫子五十始學易凡人不可以容易學易也

學易
- 以書辭言 — 吉凶消長 — 各有其理
- 以人事言 — 進退存亡 — 各有其道

〇明此可無大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治之使情性得其正書以道政事述帝王之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語錄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須當守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所名〇饒氏曰禮有九禮其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若宗廟社稷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〇通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〇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要在默而識之也識音志謂不言而自得之〇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語錄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禮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足以誤人言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

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深奧樂任有司衆人所常言凡詩可以興觀群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常禮又朔久之所擬議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饒氏曰詩則樂此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雖罕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楚子僭王此臣皆僭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與音余○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語錄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illegible]有言[illegible]事能使發憤[illegible]便忘食樂便忘憂[illegible]

非謂終身只此實樂也逐事上說設可該言不知老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辭者保遂身說則實知樂長不可許僅乃何以分不見理人自恨從意矣

【通證】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誠，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饒氏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發憤與樂各造其極到是之極者到著之極故曰至樂體至極者樂無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則無嗜好所以自然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至誠不已所以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

夫子好學之篤

- 發憤忘食
- 樂以忘憂
- 不知老至

[illegible] [illegible]

真非聖人不能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

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語錄聖人此等語皆是移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闊自謂猶有未滿足處然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爲設辭也○輔氏曰生知者義理也敏求者事實也理與事一以貫之可也○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去參究此理○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

夫子
- 以生而知之言
  - 氣質清明
  - 義理昭著
  - 不待學而知 — 知 — 理
- 以好古敏求言
  - 禮樂名物
  - 古今事變
  - 必待學而驗 — 行 — 事

相資相貫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音佩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

之迹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去聲明者故亦不輕以語音御人也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總言表神而出之○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去聲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曰不語何也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以有謂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語錄鬼神只是二氣屈伸往來就人事言之如福善禍淫亦可以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無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如此說○張氏曰門人記夫子所雅言罕言與所不語者以垂教亦宗之精矣○齊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無所取哉故不語力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地民彝故所不語

聖人語

常　德　治　人

不語

怪　力　亂　神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語錄人非以自脩為心則率天下滿物皆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懼脩省亦吾師也○饒氏曰此就兩人說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善惡皆吾師或兩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皆惡則皆當改使是一人行亦有我師此則言外之意所謂一人之身有善有不善亦吾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江氏炎昶曰尹氏以見賢思齊見不賢內自省證此章之義蓋思齊自省可合此章之義當從然不思與之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

善惡皆師

以所從言 見賢思齊 不賢內省 謹思之至

以所改言 擇善而從 不善而改 篤行之至

進善無窮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魋徒雷反）

桓魋宋司馬向（式亮反）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

語錄問聖人見其事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受其不可邪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或問史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遊伐樹遂殺既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己然避患未嘗不深慮患雖深而知之未嘗不問微服謂注行而不階也○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illegible]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彌氣毀然無疑長[illegible]能誤[illegible]蓋至是亦不能捨其聖一[illegible]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長[illegible]命[illegible]天[illegible]如[illegible]何則天命在己而已[illegible]一侯拔山[illegible]公伯寮[illegible]以廢與不可知之謂道之若匡人桓魋則為所斷然自信之人哉

聖賢臨難

以[illegible]
- 桓魋其如予何
- 匡人其如予何
- ○以其非理可以自必

以[illegible]
- 公伯寮其如命何
- 臧氏焉能使不遇
- ○以其有命豈得自必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作止

[illegible]

○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

[illegible]

以呂氏曰聖人[illegible]與天道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
行之[illegible]不[illegible]陰陽[illegible]見神体物而不可遺之体同道無
[illegible]此道[illegible]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
[illegible]体[illegible]無形体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
[illegible]所[illegible]於人也○謝氏曰[illegible]一篇是門
人有得於此言故
記行[illegible]此言

夫子之道

以性與天道言 疑其有隱性與天道者也

以文章言 未嘗有隱日用行事者也

理一分殊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声）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illegible]
入[illegible]與事理便是文詩書六藝之文也[illegible]以文不
只是文行[illegible]所謂孝弟方是行又以[illegible]未誠[illegible]故何以是[illegible]
[illegible]到得為忠為信[illegible]全在[illegible]自[illegible]力是[illegible]事[illegible]又教以孝忠
信[illegible]文後行忠是從外[illegible]內[illegible]以[illegible]文[illegible]行後文是文從行內以忠
[illegible]外[illegible]聖人言此[illegible]要人[illegible]忠[illegible]氏曰文於心文○所以
[illegible]行人所以[illegible]体是理於身[illegible]忠信所以[illegible]是[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忠是[illegible]事物上[illegible]
文[illegible]行[illegible]力行[illegible]行忠信所以[illegible]實於[illegible]

而忠其傳信其用[illegible]以謂之四教○通曰教以孝
文脩行知行當須實此教以有忠信表裏當俱實也

學者進脩之序
以聖人所以教言——文行忠信——自外而入於內
以學者所以學言——則以學文——由內而及於外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者不二其心善人
者志於仁而無惡語錄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
然善人有恒皆未知學問者也○此思其上而不可得故思
其次之意○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
是氣質好底有恒是有常守底次乎
聖人者為君子次乎善人者為有恒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亡讀為無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或問為云者作為如此之

將如此之事者也爲而無以繼雖欲有恒不可得已○語錄
須省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泰就用度上說窮○胡
氏曰以上二者以內外等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饒氏曰下
所一句以外○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質
言以學言者則未至者也以質言者則未至者也以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固懸絕
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
義其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發明入德有門戶

恒而入德之門而充之以造於極有至於聖域與天之
無以入德之門戶之說以造於德極有至於聖域之進德入有自門
失以有恒之義敢望進於德有未三言句說有恒者尚有戶
德而能有恒者以入門之德至焉有不四等曰孔子論人之
善以有恒者恒順爲之數門之謂有等曰孔子論君子人
子善人有六等曰善信美大聖神人之所至有恒又聖人子論
人有之不多用與其數逆而數之至於善人子又善人孟子有樂正子
孔子贊人之德故逆之數其於善人之有君子齊生人有善神人
子之質美故逆數其於善人以下又有所恒人未有不正人
自有恒而能至若非聖人之下又有恒出聖人而不
可加之者謂之神若非聖人之下又有所謂神人也

聖人不得見之
善人有恒之七
子不得而見 此雙峯說

生質學問 — 以[illegible]言

君子 — 聖人之次
有恒 — 善人之次

得見斯可 稍異

與張敬夫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射食亦反

綱以大繩屬屬音燭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熊氏曰多能鄙事此亦可見○洪氏曰孔子少去聲貧賤為養並去聲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較音角是也見孟子然盡物取之絕流而漁出其不意如射宿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可見其本心○輔氏曰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之本心緣此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推廣餘意○張氏曰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孔子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語錄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為斈矣釋字生於從字說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闕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張氏曰知之至者未易及也故言知之次者擇焉識焉而不已其知將日新矣先師曰集註全不識聞見二字其不可拘泥明矣斈干祿章亦只總之云多聞見者斈之揣未嘗拘拘分別聞當問言通攷余後祥曰此章聞与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說今以實事証之多聞擇善而從之如夫子說見殷周之礼有善改者有從得者文如夏得服路問是以翻諸之類光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深也多見而識之若矣子修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蓋然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見賢遍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

言與其潔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言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己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爲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爲不善也 依改正次序釋五句 蓋不追其既往 不保其往 不逆其將來 不與其退 以是心至 潔己以進 斯受之耳 與潔與進 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 唯字全無意 大抵亦不爲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輔氏曰人前日爲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爲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導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爲已甚之說蓋出於此

聖人待物之洪
- 以前日言 有善有惡
- 以前日言 或善或惡
- 以後日言 或又爲惡

與其潔
與其進
不保其往
不與其退

至斯受之
不追既往
不逆方來

不爲已甚之意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音扶豈遠哉先師斯字甚緊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之斯即此二字貼斯字

○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語錄欲與好欲之欲淺發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輔氏曰人不知反求遂見仁之遠夫子所以發此論。饒氏曰欲仁仁至其至也甚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違仁也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昭公魯君名稠音疇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語叙當時吳稱中[illegible]女之昭公是稱[illegible]曰吳孟子亦自知其非矣○[illegible]氏曰古者男子稱氏[illegible]稱以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illegible]孔子時孔子在陳[illegible]坊記取妻不娶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illegible]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

不可也[illegible]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illegible]臣子之私是非以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illegible]

【圈攷】[illegible]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和去聲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illegible]此見聖人氣象從容[illegible]至而其謙遜審密不[illegible]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illegible]

者宜詳味之或問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教矣人而後是了欲得其詳遺執謙遜謹審可知也然若不待其曲終而遽和之則我於我已之能以觀彼之善矣故從俟其曲終以盡其長其官畢節奏之善然後又使復歌而洽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爲善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中非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悦之意○輔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女審密○通曰此節過致之善皆不夫子所以取之与之首如此則凡所以取之善焉人又善者可知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莫疑辭語錄猶今人云莫是如此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去聲之難易去聲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輔氏曰勉人從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也○饒氏曰躬行君子之道有得則爲君子之德矣○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通曰此文字輕不過若於言辭者亦非所謂文不在茲之文文字重此以文對躬行而言可見文爲言而躬行爲行故集注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

夫子自謙

以[illegible]以言—莫吾由人—尚可能人所能
以[illegible]言—未之有得—全然非己所能
以[illegible]言—則吾豈敢—不敢自謂己能
以[illegible]言—可謂云爾—正唯弟子不能

[illegible]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此言仁之[illegible]仁之體[illegible]義[illegible]心德之全[illegible]人道之[illegible]中故[illegible]人道[illegible]然氏曰聖則仁之[illegible]仁矣聖非出於仁之外[illegible]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illegible]然不厭不倦非己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曰此蓋夫子不敢當聖與仁之名[illegible]

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之實○晁氏曰名說之字以道清豐人嘗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聖仁之道皆天下無一人能與於此是終爲虛器而無人能實之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上声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輔氏曰華盖卽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而見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者所能致也○饒氏曰前以學不猒誨不倦爲何有於我此抑以二者自任何也盖前章異説説所以避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此章足見人以仁聖歸之已既避了第一第二等只得且承當第三等爲事所以勉人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誄力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誄者哀死而述其行去声下孟行周之辭也馮氏曰上有誄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是也禱欤亦誄其功德故謂之誄六

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

文集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土也禱誄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譴然

無其理則不以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聖人素履無愧小非逆若無非則旋神明之特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小而言善不禱之禱也○語錄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曰有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人之心豈以此自居邪惟味丘之禱久矣一句語意深長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多福之意可見○觀此門誄如哀公誄孔子是也古誄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於當禱之于神祇矣而卒莫之救盖哀其死之辭此

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

出儀禮第十三篇註云謂門户竈行中霤孝子之情五祀傳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語錄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

聖人也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以禱以外淫祀但不當請耳○或問禱而與明可禱則是不安其死而禱於鬼神以尚須臾之生臣子豈為是哉又曰所禱卜筮之

蓋[illegible]
實以[illegible]之所[illegible]人極之功於是[illegible]
曰夫子答之[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天合[illegible]子路[illegible]無所禱[illegible]
夫子初無所[illegible]也○通曰聖人[illegible]臣子之至情[illegible]
人之素[illegible]以夫子之言遂請禱為無亦不必以子路之
言且[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神之有[illegible]
不必[illegible]人之素行自不可[illegible]

請禱情理
- 以理言：未嘗有過無善可遷　夫子初無事於禱
- 以情言：子切於父臣切於君　子路當不請而自禱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illegible]）○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道然奢[illegible]僭[illegible]寧儉之意○通曰[illegible]
不孫此寧固足言弊之[illegible]
極也其終必至於此
而指奢者[illegible]

奢儉
- 以不孫與固言：奢儉皆失其中
- 以不孫寧固言：奢之為害為大

下救時之弊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愧不作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名役於名求利役於利方險旋悴患得患失所以長戚戚○馬氏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蕩蕩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戚也

君子小人之
- 以君子言 — 心廣體胖 — 坦蕩蕩 — 一循乎理
- 以小人言 — 患得患失 — 長戚戚 — 見役於物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上聲有不偏 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眞所以本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 惟聖人全體渾上聲然陰陽合德 饒氏曰全體渾然[illegible]陰陽合德上文[illegible]氣上文[illegible]而[illegible]言性而[illegible]故其中和之氣見賢遍反於容貌之間者如此 [illegible]常人偏於偏[illegible]學[illegible]

泄於於剛不安聖人溫而厲剛中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比恭而安恭者嚴威儼閑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安而和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和自然之德容也○語箴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厲自有溫底意思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是當說如伯夷柳下惠猶未免偏下惠則溫勝厲伯夷則厲脫溫○以斷是說聖人之德容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學偏補幹蓋自好之命夔已如此而皋陶陳九德亦然○切學如問使得安除是孔子方恭而安初要持致也須勉致父後自孰○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冒遂事上說否曰然此宰說大体上看

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去聲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去聲者不能記輔氏曰用心不密則見其溫不見其厲然皆然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方服反而玩心也

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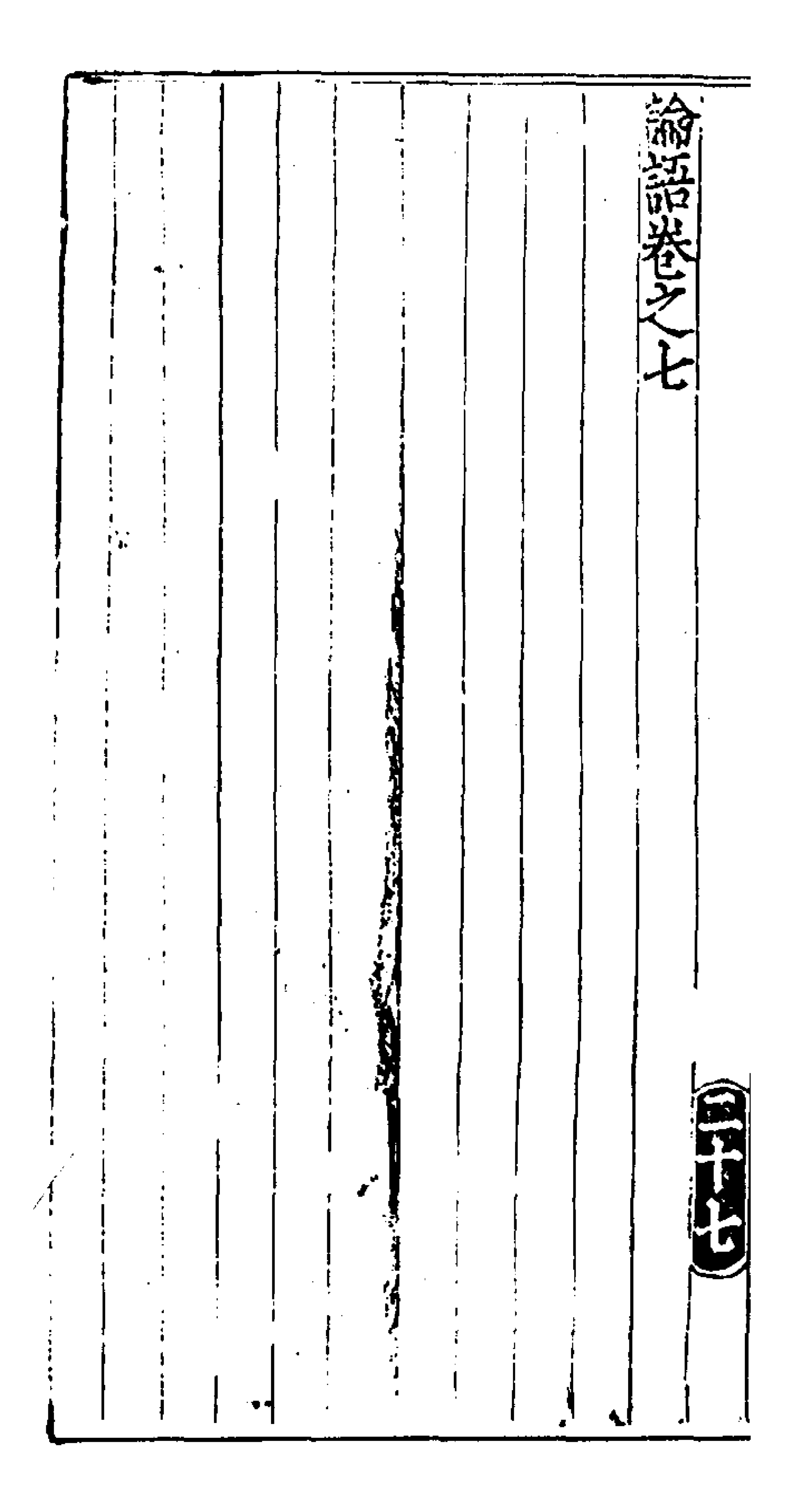
能不日○以其發見之者言溫者陽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若陰之陰亻猛者陽之舒恭則收斂陰也安則舒泰陽也然陽用柔而体則剛陰用剛而体則柔溫与不猛皆孫柔陰也厲与剛皆為剛陽也恭屬威厲一也亦陽也安屬溫与不猛十也亦陰也故曰陰陽合德

聖人中和之妙

以德性言
全體渾然

以氣質言
陰陽合德

以見於容貌言
溫而厲
威而不猛
恭而安



論語卷之七